

诗人 朱朱

2012年|第四卷

主编：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话语斜坡

读诗

朱朱 路也 白萩 杨牧 苏绍连 陈育虹 颜艾琳 严力 黑大春 王自亮
路游 马莉 靳晓静 魔头贝贝 王东东 海男 默默 殷龙龙 伊沙 邓翔
余笑忠 黄梵 俞心樵 安琪 方文竹 明迪 柏桦 陈超 蓝蓝 勒韦尔迪
树才 杨健 勃雷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读诗

2012年|第四卷

主编：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话语斜坡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诗·话语斜坡 / 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54-6157-5

I. 读… II. ①潘…②宋…③莫…④树… III. 诗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9164号

责任编辑: 何性松 谈 骁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哈尔滨骅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

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行数: 7095行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银河系

- 001 朱 朱 小布袋（清河县Ⅱ）
015 路 也 木渎镇（长诗）

台湾诗人诗作小辑

- 027 白 荻 临照（9首）
033 杨 牧 风起的时候（6首）
043 苏绍连 我的身体我的国家（7首）
053 陈育虹 只是一株细瘦的山樱（8首）
059 颜艾琳 听海子的妈妈朗诵（9首）

穿越词语

- 068 严 力 力不从心（12首）
076 潞 潞 老车站（4首）
080 黑大春 深深的深圳之献（诗组）
085 马 莉 新金色十四行·辛店村诗抄（3首）
088 王自亮 木马沉思录（8首）
096 靳晓静 那一年夏天（7首）
103 魔头贝贝 奈何经（7首）
108 王东东 游园（8首）

六十年代

- 112 海 男 惊蛰以后我所面临的现实（11首）
121 默 默 转身就回到前世（9首）
129 伊 沙 自我调节（9首）
136 余笑忠 羞愧之诗（11首）

- 144 邓 翔 怎么又悲伤地想起（9首）
150 黄 梵 问题的核心（8首）
157 殷龙龙 我写我的坏春天（5首）
162 俞心樵 就在汉语最疼痛的地方（10首）
170 安 琪 迷失及其他（8首）
176 方文竹 未来是一个哑巴（5首）

长调

- 179 明 迪 海军基地

深度批评

- 185 柏 桦 三个时代三种现代性的诗歌写作

新诗话

- 198 陈 超 话语斜坡

诗人随笔

- 205 蓝 蓝 狄金森的内心生活

巴别塔

- 211 [法国] 彼埃尔·勒韦尔迪 树才 译 勒韦尔迪诗选（11首）

诗人影像

封面诗人：朱朱 路也 诗人绘画：杨键 孙磊

小布袋（清河县Ⅱ）

朱朱

守灵

他躺在那里，
就像从前的每一天——
他卖完了炊饼回来，
几杯酒落肚，很快就进入梦乡，

而我独坐在灯下，
就像从前的每一天，
在他的呼噜声中，
迟迟地不肯捻灭灯芯；

灯为我上妆，为我
勾勒胸房的每次起伏，
在关闭了梦想的窗户里
灯为我保留被行人看见的机会。

我们早就活在一场相互的谋杀中，
我从前的泪水早就为
守灵而滴落，今夜，
就让我用这盏灯熄灭一段晦暗的记忆，

用哭哑的嗓子欢呼一次新生，
一个新世界的到来——我
这个荡妇，早已在白色的丧服下边，
换好了狂欢的红肚兜。

浣溪沙

I

那群狞视我的背在井边围成圈，
捣衣杵一声声响过了衙役们
手中的棍棒，夹带着阵阵
咒骂和哄笑像鸦雀在我太阳穴筑巢。

当我端着洗衣盆走近，沉寂
汹涌成泥石流而棒杵挥得更卖力，
背和背挤紧，像这条街上
彼此咬啮的屋顶，不容一丝缝隙。

走！畸曲的足趾流出血，
就能将裹脚布踏平成一条路。
走远些，且还要走回来，证明
我完好，并接济她们枯瘪的生活。

II

初春的溪流是千百根
能扎破指尖的针，但这股冷冽

平等于众生，手掌熬过
最初的刺痛，暖意随之升腾。

我洗我虚假的泪痕，洗
不洁的分泌物那亵衣里顽固的
斑斑点点，洗抹布的内脏，
洗遥远的婚裙上积垢的每一年。

我也洗死者的惨叫，和
蛆虫般不散的面粉味，洗
那些洗衣的女人们浓痰般的目光，
无论我洗什么而溪流依然碧青。

III

看，树林背后一个闪动的小身影
就是她们派来的密探，他撂下了
卖梨的篮子把窥视当成事业，
把别人的隐私换成掌心的碎银……

我倒宁愿他从说书先生那里
听信了前朝英烈传，然后，被
身边那位打虎的叔叔所激励——
额开六只眼，脚蹬一对风火轮，

将这城中的每桩罪恶翻个底朝天，
但他只不过是个假哪咤，
手中挥舞的缚妖索，怎么看
都像一串油亮的算盘珠子。

IV

我洗我赤裸时可以将自己
包裹的长发，太多绝对的黑夜
滋养过它；我洗我的影子，
碎成千万段的她很快又聚拢——

我洗那像绽线的袋口朝下的
乳房，袋里装满了沉重的
淀粉，它们渴望溶解在水中，
闪动着金光，甜蜜起整个下游。

我还想洗我心头的那头小兽，
它熬过漫长的冬眠爬出了洞穴，
雪白的皮毛染着猎物的血，
但在旷野里无人问它的原罪。

V

跟我来吧，小密探，到
逆光的山坡上无人看管的
油菜花田里，我让你看这个
熟透的女人每一寸的邪恶。

我将吊桥般躺倒，任凭
你往常慌乱的目光反复践踏，
任凭你锋利的舌头刺戳着
比满篮的梨还要多汁的身子。

灭绝我，要么追随我一直到
夏夜里沸腾了群星的葡萄架，
别夹着遗精的裤裆，沿我轻快、
湿漉漉的脚印，盘算着怎么去邀赏。

小布袋

I

一根细线勒住了你的咽喉，
蜷伏在黑暗中的小布袋，
你的沉默难以捉摸，像蛇信子
摇曳着我分叉的未来——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开口，
城楼的上空就会敲响我的丧钟；
如果你已进入永久的冬眠，
我就会升起袅娜的炊烟。

世上怎会有你这样的怪物？
是空也是有，是销毁也是保留，
你那滚圆的肚子里，仿佛
咽得下每一对矛与盾——

II

我向你借日子，借
一根柴火点亮老女孩的梦，
借一束门槛上的日光，照耀我
尘埃般的舞蹈；借一块夜色

绣醉拥的鸳鸯，不尽的余兴往上缝，
要在空气中缝出高飞的双燕。
我向你借一个死者的死，和一个
生者的生，精明的小布袋。

我活着，就像一对孪生的姐妹，

一个长着翅膀，一个拖动镣铐，
一个在织，一个在拆，她们
忙碌在这座又聋又哑的屋檐下。

III

你会躲藏在哪儿？房梁上
还是酒窖里？抽屉的
底板下还是板壁的夹缝中？
你和死者们一样爱上了黄泉的生活，

还是猖狂般盘踞半空？
从佯作的家中溜出来吧，小布袋，
去把升堂的鼓猛撞，
去人最多的地方，发表真相的演讲。

即使高高的绞刑台，也好过
受囚于一份永远看不见头的绝望！
从你爬满皱纹的围墙里，
不知已诞生过多少阁楼上的疯女人……

寒食

I

我支撑腮帮的手肘在椅背
打一个趔趄，摔破了白日梦——
梦见去年的冬天，我像炭盆般
被你用一把火钳拨弄，焰心

直蹿房梁，将这里变成
一座燃烧的监狱，板壁薄如
发烫的炉灰；望不穿的镜子，
终于从一口枯井被填成了

词，我失手掉落的每个字
你都会当韵殷勤地捡拾，
让我相信女人是一座天然的富矿，
全取决于男人的开采……

II

环绕着一座冷却的灶台，家
只剩下阴影和灰烬；窗外
整日都没有炊烟升起的街道
不过是一处保存得完整的废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部历法？
为纪念一个死者而让所有活着的人
活在阴影里……谁暗中触碰燧石，
谁仿佛就会遭受永生的诅咒。

你不来，茶肆的壶兀立如秃鹫，
酒旗在街角垂悬成送葬的灵幡，
柳絮来自远山未消的积雪，
淡漠的阳光，是锈在弓弩上的箭。

III

你不来，是因为我不能
再提供一个看守般的丈夫，让你

重燃盗火者的激情？城里的
哪一条街道上，又有哪一根晾衣杆

不慎砸向了你的脑袋？你手中的
洒金扇又像孔雀开屏了，兜住
她刹那的慌乱在半空轻轻一转，送还上
一个似笑非笑，随她退避的身影潜入

屋中，至夜，忽闪在灯花中，
引诱她的肩胛骨长出翅膀，
越过一圈锯齿形的痛，
任凭火要了自己的身子！

IV

来我的身上穷尽所有的女人吧。
我的空虚里应有尽有——
城垣内有多少扇闺阁的门，
我就有多少不同的面孔与表情。

我是光滑的孤儿，唯恐受猥亵。
我是穷裁缝家放荡的女儿。我是
嗜睡的、失眠的、每到黄昏就心悸的
贵妇。我是整日站在门帘下的妓女。

我有母马的臀部，足以碾死
每个不餍足的男人，哦，我是多么
小心地用岩层般的裙褶遮盖这件事——
我是死火山，活火山和休眠火山。

V

难道我应该召唤他回来？

那个被火从葬礼上带走的侏儒——
在最后一瞥中，他萦绕成
一副变形的软手铐，且哀恳

且嘲笑，酷似他弥留于
病榻上的语调：“别赶我走……
你们就是这场火，凶猛过
饿得太久的狼群，转眼

“将我当柴堆吞噬，然后盘桓
在原地，发出满足的嗷叫，彼此
迫不及待地追逐和搂抱，可是
一旦我随风飘散，你们就有熄灭的危险。”

对饮

黄酒浊如今世，越喝越有味，
白酒爽利得紧是一条好汉，而你……
你往回走了吗我的叔叔？
你走得忒慢，当然了，你有一个自携的底座。
当我像早春的苔藓向你亮起媚眼时
你以连串棒喝并伸手一推，
将我送到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你那满身的筋络全是教条而肌肉全是禁区。

我倒很享受那粗暴的一推，
它彻底打翻了我这半盏儿残酒，
蒸腾再无星点回音，我将碎成一地的
自己收拾干净，开始用替身与舞台对接。

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并不爱他，
我爱我被贪婪地注视，被赤裸地需要，
甚至当他的手探进裙底的时候我还想到了你，
但那也不意味着我爱你，我已经不爱任何人了。

水洼里的倒影模仿天空，断了线的珠子
模仿眼泪的形状，我现在的的生活
多么不同于我过去的的生活……叔叔，
你的道德从不痉挛吗？十根手指
永远攥成一对拳头，除了你认为是人的
其他都是老虎？且让我幼稚地发问：
倘若那天不喝醉你敢在景阳冈上打虎吗？
哦，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至少你需要酒……

和我这淫贱之人喝一杯如何？
高跷我且替你收着，斗笠上的风尘
且让我用腌臢一百倍的手掸净，
你那根始终勃起的哨棒儿，以往的静夜里
我曾经多少次以发烫的面颊紧紧依偎——
春天都已过了而你仍然是一个寒冬的形象，
黄河已经枯干，你还在寻找逆流而上的快感，
六月会因为你不在，就洒落下刺骨的雪？

我醉人的身躯在这里，像一根未来的
显像管，跳闪着七彩的荧光——为什么
当我变得真的像我了，却已经成为了凶手？
为什么我像吊桥般升起，全城就窒息在
因为沉默而逐渐糜烂的口腔气味里？
应该找到传说中那种会吃噩梦的獭
也必须找到，否则就太沉重了，譬如现在
酒为我松绑，我却依然无力沿椅背直立——

我就要离开这个家了。未来难料。
窗外，蝉鸣正从盛夏的绿荫里将我汇入
一场瀑布般的大合唱。我就要脱壳了，
我就要从一本书走进另一本书，
我仍然会使用我的原名，且不会
走远，你看，我仅仅是穿过了这面薄薄的墙，
你还有复仇的机会，一直都会有——
叔叔，“杀了我，否则我就是你杀死的。”

围墙

I

轿帘掀起的那一刻，
我像野猫终于溜进了
一望无际的花园，秃鹫
返航，云停泊在蓝天——

数日里丈量和被丈量。
高楼，蚂蚁，数不完的
格子窗。整饬、陌生的面孔。
假山有一种旷野的恐怖。

入夜后躺在镏金床上，像
一把短尺没入无尽的布匹；
该选择什么样的料子和颜色
才能剪裁出我的新身份？

II

小巷的泔水味已远。
洗净的瓜果应有尽有，
丰盛的宴席，整橱的首饰，
每一种用品都是一座店。

我入迷地抚摸，噙着
惊叹号寻觅，绕过廊柱间
陡然有一阵酸楚升起——
那颗忧郁了我整个童年的

被卖货郎的担子挑走的糖，
仅仅是二手的、被别人舔剩的
甜。我喝止了眼眶里的泪滴，
因它廉价，会将罗帕变成抹布。

III

我学会小口地啜吸，
慵懒地勾脸，用半个白天
探看马厩里配种的烙铁，
用偏头痛做诱饵，钓出

那根名叫存在的刺。
当锦鲤们悠游于池塘，
当斗争只发生在棋盘，
虚无的水位不断在上涨——

我享受浴桶里那无声的浸泡，
捆绑过我的所有绳子都已
腐烂，有时我闭上眼摸索着